

“二如亭”非毛氏书坊名

李天翔

《文献》1988年第二期所载陈瑞玉先生的《〈二如亭群芳谱〉·跋》（以下简称“陈跋”）一文，提出“二如亭”与汲古阁一样，同为毛晋书坊名，并作了一番考证。若果真如此，那将是刻书史上的一大发现。然而，以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核实，“二如亭”并非毛氏书坊名，乃《群芳谱》作者王象晋将自己的书室之名冠诸书名之前，故称《二如亭群芳谱》，而由毛氏汲古阁刊行于世。兹不揣简陋，略引数条证之：

一、毛晋虽有“二如亭”，但未作为刻书坊。据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廿二所载，毛氏所造亭阁，凡三所，汲古阁以延文士，双莲阁以延缙流，又一阁以延道流，而汲古阁外有绿君亭，“又二如亭，左右则植以花木，日与诸名士宴会其中”。显然，毛氏二如亭仅为其饮膳之处，非刻书之所。另外，毛氏刻书六百余种，多用汲古阁、绿君亭名，未曾以“二如亭”为名。

二、王象晋“二如亭”为其读书著作之处，《群芳谱》即撰于此。王象晋明万历中进士，其传以姜宸英所撰最详（见《姜先生全集》），《康熙新城县志》节引此传，并言《明史》有传。检《明史》无王象晋传，而《明史稿》有传，附于王象乾传后，“陈跋”沿县志误。谪官后，王象晋居于新城南园家中，甘以老农老圃自慰，名其亭为二如，终日于其中读书著作，“一切升沉宠辱直付之花开花落间”（《群芳谱》自序）。陈继儒在为《群芳谱》作的序中亦称“儒闻声而不得至，但手《群芳谱》一编，神游于二如亭中……”。而王士禛在其《怀南园》诗下也自注云“公撰《群芳谱》于此园之二如亭”（《带经堂集》）。另外，清

人惠栋在其《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》卷一《南园》诗注引《新城旧事补》言：“王方伯康宇公南园在南郭，中有二如亭，公著《群芳谱》于此。”王象晋在本书序中也说：“郭门外有园一区，题以涉趣，中为亭，颜以二如……暇则抽架上农经、花史，手录一二，类而著之于编，历十余寒暑始克就绪，题之曰《二如亭群芳谱》。”

三、王象晋著作较丰富，多为毛氏汲古阁刊，《群芳谱》亦不例外。王士禛在《历仕录》中称“先方伯著述尤富，版在常熟毛氏汲古阁者，已多散佚，惟《群芳谱》一书亦归吴中质库，士禛于二千里外多方赎归，告诸家庙”。此文“陈跋”亦引，但不知怎么未注意“版在常熟毛氏汲古阁”，而归诸毛氏“二如亭”。同样，王士禛在《内府广群芳谱后记》中也明言此书“后刻于虞山毛氏汲古流传已久”（《带经堂集》）。陈先生在作跋文之前，如果详审笔者所引上述文献，是不致得出错误结论的。另外，从诸家目录著录来看，均为汲古阁刻本或仿刻、翻刻本，兹不赘述。

四、从书名冠词来看。古时私家刻书，以己室坊之名冠诸书名之前的，一般都有刊、新刊、重刊、绘像等字样，如《克勤斋新刊古本少微先生资治通鉴节要》、《遗香堂绘像三国志》是也。而作者以己斋室之名冠诸书前的情况也不胜枚举，如元赵孟頫《松雪斋文集》、清全祖望《鮑埼亭集》、卢文弨《抱经堂文集》等，《二如亭群芳谱》即如此类也。

综上所述，“二如亭”非毛晋刻书之坊名，而《二如亭群芳谱》为毛氏汲古阁刻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省图书馆特藏部